

從追夢到創建「粵劇夢工場」培育新血 謝曉瑩 鼓勵青年演員 創新不忘傳統

青年粵劇演員謝曉瑩即將攜青靈宵演出新編粵劇《七夕》，這是青靈宵的面世之作。她在八年前創辦香港靈宵劇團，參與編寫劇本30餘篇，如今更是投入心力支持青年實驗演出。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謝曉瑩染了一頭淺髮，荧光色上衣倍顯摩登氣息，「就是要有現代感。」她強調道。仔細看，她的領口卻是中國風的盤扣設計，將傳統與創新結合，不僅是一種穿衣風格，也是謝曉瑩多年來編劇的理念。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樊慧杰

謝曉瑩2014年創辦由專業戲曲從業員組成的香港靈宵劇團，受到粵劇愛好者們的關注，2016年，時任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向靈宵提議，在香港文化節演出大家喜聞樂見的「牛郎織女」故事。以中國文化故事為藍圖、重新編寫神話粵劇作品的想法使謝曉瑩靈感迸發，於是粵劇小品《牛郎與織女》誕生。雖然作品演出完畢，但兩位主演新的想法仍層出不窮，當時，謝曉瑩心中萌生了一個念頭：她要成立一個讓青年演員實踐理想的夢工場，取「青年」之「青」字，團名就叫做「青靈宵」。

《七夕》：從靈宵到青靈宵

然而組建一個新劇團並非易事，由於成員年齡小和疫情的影響，「青靈宵」遲遲申請不到演出場地。在沒有演出條件的日子裏，謝曉瑩帶領「青靈宵」潛心醞釀作品，將曾經的《牛郎與織女》重編並賦名《七夕》，作為「青靈宵」的面世之作。在編劇時，他們大膽突破傳統粵劇編排的模式，由演員按自己的理解加入創新元素後再交給導演和身段老師審核，使得成員能夠在有專業支援和把關的基礎上完成天馬行空的想像。在這種創作模式下，《七夕》最終選擇了「文戲武做」的表現方式，「牛郎」和「織女」的談情說愛亦充滿活潑色彩。時隔六年，謝曉瑩稱「這些孩子都變成能獨當一面的演員了」，場地終於申請成功，這部凝聚了大家心血的全新品也即將登上舞台，與觀眾見面。

「我是一個比較成熟的年輕演員。」謝曉瑩這麼形容自己，畢竟目前青靈宵最年輕的粵劇演員25歲，此次飾演「牛郎」的吳立熙也僅27歲。謝曉瑩希望她給予年輕演員的不只是演出機會，還有參與創作的過程和專業指導，相信這些新生血液會在弘揚傳統粵劇的基礎上，為觀眾帶來充滿活力、與時俱進的作品。

推遲入行卻更堅定追粵劇夢

「想入行，發夢都想。」謝曉瑩這樣形容自己入行前的心情。謝曉瑩的媽媽是粵劇迷，但最初卻沒有同意女兒入行。謝曉瑩畢業後到電視台主持粵劇相關的節目，更加堅定了想入行的心，又不知道自己究竟適不適合入行，謝曉

瑩描述道：「我只能朝着這個方向用盡我所有能量。」終於，謝曉瑩獲得了媽媽和丈夫的支持，成為一名正印花旦。

儘管沒能早早入行，但大學期間的學習使謝曉瑩受益匪淺，她的哲學碩士(M.Phil.)論文選擇了戲曲劇本文學方向，以《紫釵記》作為研究對象。元代湯顯祖的《紫釵記》藍本為唐傳奇《霍小玉傳》，但情節上有所差異，唐滌生編寫的粵劇《紫釵記》又與湯顯祖的有異，這吸引了謝曉瑩的注意。後來，她根據自己的這段研究經歷，帶領「靈宵·藝館直播室」開辦「重說·劇」系列節目。

迄今為止，謝曉瑩參與編寫了30多部粵劇劇本，大膽創新，有時將不起眼的歷史人物作為主角，有時對人物進行新的解讀，謝曉瑩說，相比完全架空的故事，她更喜歡改編歷史，讓觀眾有所共鳴。

感恩國家藝術基金 盼擁抱大灣區

其實謝曉瑩組建劇團之初並不是十分有把握，她形容道：「我老是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我有沒有能力帶一個新的團出來，自己也是很懷疑的。」

但今年年初，謝曉瑩靈宵劇團的《畫皮》和《馬湘蘭》成功申請到首次資助港澳項目的「國家藝術基金」（一般項目），在謝曉瑩看來，這無疑是一個很大的鼓勵：「當資金下來時候，就覺得國家已經認同了我做的事情，特別開心，特別有動力。我可以說青靈宵這麼快出來，也是跟這個鼓勵有關，我覺得我真的可以走下去了，所以這個國家藝術基金對我來說，對整個劇團來說，都是一個推動。」

疫情前，謝曉瑩團隊常常到內地拜訪粵劇老師，而疫情後，只能通過視頻電話交流，由於語言差異有時還會產生溝通障礙，她盼望着能夠早日正常通關。

謝曉瑩坦言，香港粵劇團面臨的一大問題是本地市場小而演出多，且觀眾都「愛看新戲」，一齣戲在香港連續演出兩天後，可能要一兩年才能再登上舞台，這會讓劇團覺得有些



◆謝曉瑩與吳立熙在《七夕》中分飾織女和牛郎。香港靈宵劇團供圖

◆《七夕》將於本月底上演。



◆《西河救夫》海報呈現出女扮男的形象。

可惜，「排得那麼辛苦，只演兩天，但如果有大灣區的話，我可以巡迴。」謝曉瑩暢想正常通關後的日子：「我會想去廣州巡迴，珠海巡迴，佛山巡迴……這樣演出時長也定下來了，我就可以把戲磨得越來越好。」她還補充道，「年輕人比較能拚，哪裏都跑得動。」



◆謝曉瑩在《七夕》中的搭檔吳立熙年僅27歲。

◆謝曉瑩入行較晚，但始終堅持追夢。



十年磨一劍 重編古老戲

《西河救夫》是康文署主辦、謝曉瑩和靈宵劇團即將推出的一部新編粵劇。早在2012年，謝曉瑩有了要重現古老戲的念頭，但要找到有經驗的古老戲演員實屬不易。於是她和丈夫閒暇時便去馬來西亞，專程向粵劇前輩花旦蔡艷香請教古老戲的演法。他們請蔡前輩口述，將其錄影，再回港慢慢校對。老人家的記憶難免有疏漏，於是謝曉瑩在盡量保留古老戲《西河會妻》排場的前提下，又加入一些新編劇情，將劇名改為《西河救夫》，突出了其中女性的故事部分，也讓故事更加完整。

宣傳海報的背后還有一個故事，單憑謝曉瑩的力氣不足以承受搭檔的男演員的重量，但為了表達「救夫」構想，經過一些巧思，終於呈現出了女扮男的形象。

新編粵劇《七夕》

日期：2022年11月29日及30日
時間：晚上7時30分
地點：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大劇院

張隆溪教授讓世界感知中國文學之獨特魅力

新作《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昨發布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講座教授張隆溪（左）的《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新書發布由中文及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崔文東博士擔任主持人。

香港文匯報訊 昨日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講座教授張隆溪的新作《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新書發布及座談會在城市大學線下及zoom同步舉行。《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由著名學術出版社Routledge發行，張隆溪希望通過與文學對話，讓西方讀者感受作為世界文學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文學之獨特魅力。

為何要用英文寫一部中國文學史？張隆溪介紹道，長久以來世界文學之定義，事實上是西方文學。有感

於此西方中心主義的偏頗，他和同仁策劃了四卷本的《Literature: A World History》（《世界的文學史》）叢書，邀請全世界不同傳統的學者來書寫文學史，讓讀者可以讀到西方經典之外，全世界不同國家、不同傳統的作品。

過去西方人寫的中國文學史，對東方了解有限，中國文學似乎只凝聚在古代。張隆溪於是萌生了單獨寫一本中國文學史的想法。而在全世界都對中國文學知之甚少的現實下，按照當今學界固有思路去寫中國文學史於事無補。是以這本《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的面世，旨在讓讀不懂中文、不了解中國文學的人，能夠與中國文學共鳴。「二十萬言書作史，三千歷歲述先賢。先賢不識君莫笑，鶴立蛇行域外傳。」張隆溪賦詩以結。

該書的出版得到了學界好評。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系主任（研究與學術交流）張健認為，此書有如下特點：一、具有世界的眼光。二、以一人而著全史，有通貫的史觀和文學觀。三、不受到文學潮流的左右，是一部純粹文學的歷史。四、提綱挈領，極其概括又非常具體。五、全書語調親切，明白曉暢。他認為此書會在西方學界產生很大影響，並促進世界認識中國文學，讓中國文學恢復其在世界文學中應有的、合適的地位。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汪春泓認為此書兼通中西兩端。他舉例道，以往西方學者翻

譯詩歌時，經常有誤讀，造成啼笑皆非的場面。張隆溪則以其深厚的兼具中西的治學功底，譯文信、達、雅而能引起西方讀者的共鳴。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的張萬民博士則認為此書以簡潔、優美的英文回顧了三千年中國文學史，將推動西方學界和讀者來認識中國文學傳統。他以親身的經歷說明，即使在世界文學學者內部，中國文學應有的地位仍然缺失，更毋庸對西方普通讀者來說。2000年以後出現了兩部有影響力的文學通史，即《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與《劍橋中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但二者都沒有跳出流行思潮的窠臼與束縛，大作家與經典作品的討論成為了一個謹慎的話題，甚至都很少直接引用作品，而大談歷史背景、文化語境，文學史成為了文化史。而張隆溪教授的這部文學史，秉承其長期以來堅持的學術理念，即對流行理論、觀念、研究範式的逆向回應、質疑與批判。張萬民博士舉例說，在後現代主義史學的影響下，對於李白杜甫，兩本文學史只用了差不多



◆張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新書發布同時舉行座談會，在城市大學線下及zoom同步展開。

三頁的內容。以三頁內容來討論李白杜甫非常遺憾。張隆溪教授的文學史中不僅用優美的英文將他們的作品翻譯了出來，還用了差不多三十頁的內容，向沒有基礎的西方讀者介紹這兩位中國文學史上可以說最有影響力的兩位作家。張萬民博士形容歷史書寫是一串珍珠項鍊，偉大作家與經典作品是一顆顆明珠，書寫者用自己的審美觀念串起一串文學的珍珠項鍊。而讀者希望有學養的學者串起這條珍珠項鍊，讓我們可以欣賞中國文學之美。